

文

選

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李善并五臣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縣東故言西征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善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

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

行之辰餘同善注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

善曰潘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酈山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馮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

長安也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

哉寒廓忽怳

虛往善

化一氣而甄

吉三才

善曰論語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寒廓忽怳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寒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溥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

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况謂天地未此三才者天

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

鬼神莫之善本要聖智弗能豫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

當休明之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

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善曰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

納旌弓於鉉台讚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濟曰休明

庶績於帝室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

嗟鄙夫之常累臣

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

一點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

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

武皇忽其升善曰

遐八音遏於四海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

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善曰

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以聽於冢宰濟同善注

周其猶殆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向曰謂楊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爾於

駿可知也

窺七貴於漢庭

詩作疇

一姓之或在

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疇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

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傳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

無危明以安

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

天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己專也干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

濟曰駿既專己是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五臣本

章五臣

本作**患過辟亦之未遠**善曰言孔邃有知微知章之

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

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

良曰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立行藏蘧伯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各過患難

悟山潛之逸士卓

長往而不反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

陋吾人之拘孿力**飄萍浮而蓬轉**善曰

為美也**關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孿之真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身拘孿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察**位儻**罪**其隆替名節****灌**此**以墮落危素****卯之累**

殼苦角切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

而復薄善曰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能累十二博其加九雞子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與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

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鷲巢幕上也杜

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察官備壞灌毀隨廢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濟曰

殼亦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

揚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匪擇

良曰楚王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木以棲集五臣本作鮮林焚而鳥存善曰魏都賦曰

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斲寡也向曰自喻為駿主簿

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

獲全萬無一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善曰聖主

濟曰千載一聖我今遭遇之謂也

澤之渥恩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

從天氣取茲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王之渥恩銑曰渥厚也言不

誅我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善曰宋均尚

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

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濟曰使我免官歸家復布

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也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

班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

而命我從牧五臣本作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善

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

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向曰西夏長安也使

我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

泣零伊故鄉之可懷我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

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抗陳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

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翰曰丘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歎季漢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

傷聖賢之情也疾猶傷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善曰爾雅曰矧

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銑曰况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惻傷

矧况也鎬猶大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善曰曹植責躬表曰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眷輦洛而掩涕思善曰爾雅曰矧

纏絲於墳塋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二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

冢田也音營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爾五臣本作

余乃越平樂過街郵尤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善曰

平樂館名也黟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

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史記曰報王立

東西周分治王報徙都西周濟曰平樂觀名遠矣姬德

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也秣粟稅息也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古忽化

流岐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善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

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

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信與嚳同邠與函同向曰歎

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函函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函遷

于岐岐人亦慕德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良曰武王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

定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銑曰武王望商邑惟泰

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

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

鑒五臣本亡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善曰言

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柁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

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

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

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

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

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人度量之乖舛

何相越之遼迥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

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今協韻為呼暝切豈

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

考土中于五臣本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

郊鄩遂鑿龜而啓繇音曹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

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鄩卜卅三十卜年七百

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

鼎於郊鄩即此王城也鑿龜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

而是祐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曰緊語助也良同善注言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

哲以長懋

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比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翰同善注

圍北之兩門

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

關西之效矣

善曰同濟注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

寵及惠王

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關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善曰左氏傳有咎也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靈壅

靈壅

五臣本作擁

川以止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三年穀洛二水關賈逵曰關者兩會似於關小雅曰演廣遠也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神故云演

咨景悼以迄丐

古政凌遲而彌季俾

庶朝之構

五臣本作溝

逆歷兩王而干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于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

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銑曰子朝再作亂而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踰十

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

踰十

葉以逮赧板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

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哀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列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葉代也餘同善注

纓嘉善名而善作在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翰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天赤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善作慟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符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贏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眇山川以懷古
愴攬轡於中途
虐項氏之肆暴
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
成劉后之來蘇
事洄回沈穴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馭轡而下節杜預左

氏傳曰注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左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沈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

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秦虎狼之

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

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

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

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

取雄雋也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前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

擇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

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

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善曰河外謂之

澠池史記曰秦三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

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

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

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

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處

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消雖改日而易歲

無等級以寄言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

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告人藺相如勇
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
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
含怒之日久良曰淵偉深大也忿恚躁怒也

當光武

之蒙塵致王誅于五臣本作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廻谿五臣本作溪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

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善曰東觀漢記曰馮

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滎池

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廻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般底壘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通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

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

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

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鶻高翬

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

立功之士谷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

結登峭坂之威夷仰崇領之嵯峨善曰韓詩曰周

道威夷薛君曰

威夷險也上林賦曰嗟峨嶭嶭濟曰臯託善本墳於

峭山名威夷長遠兒崇高也嵯峨高兒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纒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練薛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襲鄭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般般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

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纒經敗秦師于般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般匹馬隻輪而無

反者向曰練擊也濟河晉值庸主之矜復皮殆肆

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

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

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

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
復諫違卜杜預曰復矣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
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發孟明曰孤之罪
也又曰孟明視伐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
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
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翰曰復很肆捨也任好穆公
各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矣豈能捨蹇叔朝市之
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而三
帥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
固非虛名所以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
有以此所以

以賣鄰五臣作憐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

產服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

忽諸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虞公許之宮
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則未可與決良左
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
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
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良曰曲峭地各屬
於號也號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號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
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
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
援也

我徂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

陽之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屬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

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
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東十二里也
齊曰陝地名郭郭也漫瀆瀆水石曹陽亭名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

應乎鵲巢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公主之自陝以西

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

五臣本漢氏之剝亂朝流云以離折卓滔天以

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五臣本作跡俾萬乘之盛尊降

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僊五臣本作僊汎苦角切既獲

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鏞善曰魏

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

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況擅

朝政僊質天子於營僊將揚奉叛僊僊眾稍衰天子乃得出

至新豐揚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僊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

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

狄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

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

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

魚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

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

乘天子也向曰鏞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痛百寮之

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

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五

本作之褊小撮倉舟中而五臣本掬指善曰華嶠

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僊

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

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

攀船船上人刃擲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

能得其力而致其死此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

曾達掖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

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翰曰桴舟

也桴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褰

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褊少攀附者眾

恐其沈沒皆折其手舟中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

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

兄替 音鐵 **枝末大而本** 五臣本 **披** 普 **都偶國而禍**

結 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栢叔于曲沃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

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

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

公栢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屬善長

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

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

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

氏傳申無宇曰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

亂之本也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

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

臧札飄其高厲委

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 五臣本 **利開而義**

閉 并滅反 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

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

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良曰季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伯

武公伐滅兄弟無愧恥此開

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

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

之於帶跡諸侯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 善曰廣雅

曰躡復也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殺函之固益鐵論曰秦左殺函鸚鵡

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

谷關銘曰於帶咽喉聲類曰於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

勢也

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於帶之地覽六國諸

侯勇怯之跡筭秦

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逃逃而不敢進也

向曰諸侯數為

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

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有噤 梁 **門而莫**

啓不窺兵於山外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

者穰侯爲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爲從秦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棲亦明矣

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豈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善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禁

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漢六葉而

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

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

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厭紫極

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質於柏谷妻觀貌

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

善本官

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奕炤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

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

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媼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媼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

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疇猶訓也向曰武帝召媼夫爲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

紫極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槩巨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

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

而後行猶時有銜槩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駟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御不驚銜

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槩勒也彼白龍之魚

服挂豫且將余之密網輕帝重子五臣本天下奚斯

漸之可長善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君今奔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弔戾園於

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

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

之悲臺徒望五臣有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戾太子

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蓋曰戾以湖邑閼鄉為矣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之遺

五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紛吾既邁此全節

五臣有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

於桃園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

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閼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也

銑注同桃園發閼鄉而警策翹五臣本黃巷以

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善曰漢書湖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翹向也翹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

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具顛眉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憶江使之反璧告二期於祖龍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

其意不語怪以徵異我五臣本聞之於孔公善同

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岳自止其詞慍韓馬之大慙徒阻關谷以

稱亂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慍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

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濟同善注魏

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

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

之多者也銑注同言彼雖眾呼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呼呼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字書曰砰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推也東觀漢記

馮衍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

曰伺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士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

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向曰砰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然

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眾盡殺故為京觀也倦狹路之迫隘烏軌

崎嶇善本作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頓故使車軌高低頓故使車軌高低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

翰曰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

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

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

鈞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濟曰蹈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

豁然高明壯邪界褻斜右濱汧

大彌望千里

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褻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汧漢上七里

有襄谷南口曰褻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

京賦曰隔關華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鹽鐵

論曰秦右隴阨漢書幸雍白麟歌曰朝隴首良曰汧水名隴山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嶓冢九峻

宗截薛太一龍

孔從

子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坂城祠之其神光

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

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

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

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

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

崗乎嶓冢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

薛即今謂差峩也郭璞曰龍從高峻兒也良曰陳倉有寶

雞祠故云前吐清風之颺矣納歸雲之鬱鬱羽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

德論曰虎嘯而風寥矣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

谿谷兮翕鬱向曰言此山能南有玄灞素澹湯井

吐風納雲也颺矣聲鬱鬱雲兒

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

善曰玄素水色也灞

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并温湯也雍州圖曰

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温泉在藍田縣

界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

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

一里漢有蘭池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善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間

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漑

焉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
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慨田四
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他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彼

也翰曰漕水運也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善曰西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
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濟同

善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隩烏區此西賓所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馮虛也可不謂然

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勁松彰於歲寒貞臣

見於國危五臣本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栢友之忠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為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文十一 十八

曰鄭栢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大戎殺幽王於鄠山下并殺

栢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

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

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

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子又改

為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都今鄭縣也

也抵撫履大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

沮慈與眾淫壁囊以縱慝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

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呼為亡國善曰史記宣王

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
好笑幽王為烽燧大故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
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
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翰曰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
詭詐沮驚也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

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

其鑿中牧者持火昭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

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

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

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銑曰

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

此語也始皇無禮以乾坤以有親可以君子以厚德

此自及固是其効也乾坤以有親可以君子以厚德

載物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親則有親則可以有親則可以大可以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

以乾坤為喻焉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以君子

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

聰明神武豁呼達大度而已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

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

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卿士乎善本無而况於于

斯時也乃摹莫寫舊制胡製造新邑故杜易置粉

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善本亂

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

范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

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

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故大羊雞

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

句

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籍含率士且如此而况卿士乎言皆徧也

怒於鴻門沛跼五臣本作局**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

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搯力****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是要伯於子房樊抗

憤以卮酒咀與**彘肩以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

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周易曰復虎尾不噬人亨鄭玄

注本為噬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翰曰搆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忽蛇變**

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其何傷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胃**古

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也

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善曰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

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胃**踈飲餞於東都**五臣本作門**畏極位之盛**善

繫也

漢書曰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饒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饒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良同善注

金墉鬱其萬 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峻峭謂棧峻峻

雉峻峭以繩直 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峻峭謂棧峻峻

陽橋踐宣平之清閼 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

中雜選 五臣本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畝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 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整政也毛萇

臨朝勗自彊而不息 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整政也毛萇

謝 五臣作孟 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春受謝

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塵 五臣本 管庫最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五臣本作一 善曰

藏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善曰

劉 向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謂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最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齊曰蕭條空曠兒散逸無人也最芮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發有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百處今纔存一處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本其處

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翰同善注向曰夷漫滌蕩平滅兒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爾乃階長樂登未央

汎太液凌建章紫駟蘇娑素而款駘徒盪盪轡臣

本作轡音蘭朽計詎而轢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摠稱紫宮其

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大用勝獸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注曰駟娑駟盪朽詎承光皆

臺名濟曰紫繞欵至也良同驚雉雉善於臺陂善注言盡已毀壞故銖徊惆悵也

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慙害飛走如風之森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

言臺殿破池荒敗故驚雉狐兔得居也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離然茁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洪

鐘頓於殿廟乘風發而弗縣善曰五臣本作不懸二字

風縣鐘華獨樂齊曰洪鐘大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禁省鞠為茂草金

狄遷於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淑

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良曰鞠草茂兒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壞以

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懷夫蕭曹魏邴之

相善曰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

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銑曰懷想也夫者語之端辛

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

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

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奴翰同善注衛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

望善曰漢書孫寶銜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

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得不乏封騫為博望侯向同善注教敷而彝倫

敘五臣本作序兵舉而皇威暢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敘齊曰

敷布彝常也此以疊於前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臨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危而智五臣本作致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史記魯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奔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曰臨危謂張騫暨乎純侯之忠

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也

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

羅矯制發兵明旦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則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襲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

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純侯銑曰金日磾陸賈

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善注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善注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

長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

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摘要救危及出頌凡

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為七略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皆工為

文餘同善注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

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 **漢長孺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

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銑同善注 **飛**

翠綏

而惟

拖

善本

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

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

善曰漢書曰吾

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憲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 翰曰又疊上文謂曰碑自夷狄被 **或從容傳**

會望表知裏

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

子見表未見其裏 濟曰謂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善同良注 良曰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善同翰注 **垂令聞而不已想**

皆謂廣漢之屬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

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鏗鏘珮聲當音鳳恭顯之任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

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

石顯字君房少坐法府刑為黃門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

事事無小大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

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翰曰王音而死

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五臣本

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無取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望漸

臺而扼腕梟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

巨猾而餘怒善曰漢書曰王莽之漸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

言東京賦曰巨猾間豐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良

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揖不疑於北闕軾

檣里於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

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

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云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檣

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酒池鑿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銑同善注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善曰漢書賈氏國語注曰武帝設酒池

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

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

而終身不寤也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曲陽僭於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
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
侯王根借淫造第以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象之是無法度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武雄
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濟同善注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如武帝有雄才大略

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
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

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
書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

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
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海之奧秘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 靈若翔於神鳥奔鯨
夫無為與造化道遙

浪而失水曝 善本 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作爆

擢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
神楚詞曰令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鳥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碣
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

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

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 致邛葯
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矩 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 五臣本 逸遊於角
作從

觥 邱 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五臣本 之減半勒
作人

東岳以虛美 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茹醬
邛竹杖則開祥柯越駕漢書曰武帝作角觥

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觥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
角觥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

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

良同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 善曰尚書大
傳曰三王之

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銑曰 較角 面朝之
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

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 銑曰 較角 面朝之

煥炳次後庭之倚靡

善曰言先明而面朝次至後庭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

虛賦曰飛猱垂鬚扶輿倚靡較音校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倚靡可述也煥炳明兒倚**壯當能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善曰漢書曰

上幸虎園鬪獸能伏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翰同善注**衛**

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

力智反善曰漢書曰

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鑒人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聲流因發自裁故曰

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津便門以右轉究吾

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疾惡**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

安界究**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

盡也**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作以**乘輿之尊戀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利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善曰方言曰掩止也

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劉歆
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
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
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教也良曰軍法既
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擡揖也

索杜郵其焉

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

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汗矢言而

不五臣本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

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五臣嫉作何而

不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

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鄆人也善

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

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劔自殺孫子曰夫未

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公

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西

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

名岳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云前号惘失意之兒矢直也

言昭王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窺秦墟於渭城冀

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關緬其五臣本堙人盡覓陞殿之餘基栽坡波

岷大河切善以隱嶙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關緬

本一作岷盡貌也云衍切岷嶙嶙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岷岷之

長坂隱嶙絕起貌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關秦關名緬微

堙滅也岷岷隱嶙將想趙使之抱壁瀏幽睨楹以

抗憤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

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

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

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璧睨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瀏睨

目清貌也。銑曰：瀏怒目。怒息抗憤，猶發憤楹柱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

自引。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元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善注：王不中，堪丁鳩切。齊同善注。筑聲厲而高奮，狙

預潛鈇以脫臏。頰忍切。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

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

近之，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憤，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

也。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

膝蓋矐，音各一音格。向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

可愍。五臣本作愍。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

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

於朔邊。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各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

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

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

曰：扶蘇不孝，其賜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

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銑曰：秦簡忠

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於道者，儒林填

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儒林填

於坑，穽性慈，詩書煬而為煙。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云去始，皇大怒，使

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

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

為煬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國滅云以斷

後身刑，輟以啓先。五臣本作前。商法焉得以宿黃

犬何可復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

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

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轘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嘗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

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假

讒逆

五臣本作賊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

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程之口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兵在頸而

顧問何

五臣本有為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注逮善本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父也翰同善注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

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未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圖以相劉料

險易與五臣本眾寡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

圖以相劉料

險易與五臣本眾寡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

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

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

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父人心離散勢

達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降軹道傍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蕭收

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

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何羽天與而弗五臣本取冠沐猴而

縱火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

也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獼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五

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

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向曰上貫感市閭

之敢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善本屬號而守關

人百身以納贖時喻反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許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思

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善

說文曰葢麻蒸也然葢井即涓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

屬無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

文曰許向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

魏驥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

應司馬曰吏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大傳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問事東

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

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

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取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

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

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

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造

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造

到長山而慷慨倬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羣善湊而必舉

善曰漢書高祖隆准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

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旗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存威格乎天

區亡墳掘勿其而莫御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

延佇

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越

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寞無聲之貌也實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衰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作議伏梁劍於東郭

善曰

矜謹墮五臣本作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

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五臣本作無

討茲沮善而勸惡

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

謹也魯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

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銑曰陽丘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擬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譏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謹

漢書曰表盜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盜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烏浪切向同善注訊景皇於陽丘奚五臣本作爰信譖五臣本作讒而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盜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此孝元於渭榮執奄尹以明貶善曰漢書曰元

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關尹之此皆織我明德章昭曰此皆病也疾移功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曰奄尹弘恭褒夫君之善行

廢園邑以崇儉善曰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矣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過延門而責

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并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

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并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勒毛伏音淫壁之

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善曰小雅曰紐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

以傾覆善曰小雅曰紐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

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

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怙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刺哀

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

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林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刑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刑削也職也論

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繫殃厥父之篡逆蒙職也論

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五臣本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善曰漢書曰平帝葬井康陵

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濟曰瞰

視也康園平帝陵也鴛鴦橫橋而旋軫歷敞五臣本邑

之南垂善曰潘岳開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

旋軫還車也欽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

郎之屈求竒疏南山以表闕倬阜樊川以激池

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烏而為沼豈且斯宇之

獨墮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庸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

遠廟為桃又知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緒焉汗與汚古字通方言曰墮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

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乎

為此宮斷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緒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沼况是宮能不墮壞乎由

偽新之九廟誇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

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

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齊比愍王六曰齊南伯正七日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擘

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其悲哀及能誦

策文除以為郎誦六藝以飾蕤詩書而面牆心

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

也

翰同善注

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

也

翰同善注

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

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并誦六藝以文茲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奸詐秦焚詩書而取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

中興 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作德殷宗周宣矣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

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

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善曰漢書孝武

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皇良婢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

一選

廿五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濟曰宣帝矣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園固其色養之心不輟故於敘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宣帝母矣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

憑

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行下也良曰高望堆各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 善曰曹植開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漢書曰整至有五柞宮也翰曰清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善曰漢書漕渠通渭如溥曰水轉曰漕銑曰乃有昆明池乎其

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

中其池則湯湯傷汗汗混濇彌漫浩如河漢善曰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潰幽泮汗滇泖水淋漓又曰弘溢齋澗浴沆瀣南都賦曰布獲漫汗莽沆泮溢向曰言廣大也日月麗

天出入乎東西音先旦似暘谷多類虞淵善曰

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詞曰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銑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昔豫章之名字披

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五臣本天漢列五臣本牛

女以雙峙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

諸楚詞曰臨沅湘之玄淵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岳五臣本萬

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五臣觀

今數仞之餘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

代不毀而纒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振鷺于飛鳥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

澹徒淡徒澆仕澆仕灑仕驚甲波甲唼直陵五臣本

芡渠嚴反善曰蜀都賦曰其中則有振鷺鵝鵠毛詩曰振

鷺于飛爾雅曰舒鳥鷺毛萇詩傳曰鳥水鳥又曰大曰鴻小曰雁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羽融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南都賦曰嬰嬰和鳴澹淡隨波上

林賦曰澹澹漭漭字林曰澹澹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似鷺波上林賦曰唼唼青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芡也芡雞頭也良曰振鷺鳥鷺皆鳥名漸進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淡浮兒翰曰澹澹出沒兒唼唼鳥食兒菱芡草名華蓮爛於綠五臣本沼青蕃煩蔚乎翠斂善曰說

草茂也。嫩波際也。力奄切。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

荒服志勤善本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於後

福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

遂仍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

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善曰西都賓曰華

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

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翰曰此中凡厥寮司

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接擢收畧五臣本

課獲引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

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

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

銑曰百寮主司能使富人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

徒徒可切觀其鼓柁五臣作拖迴輪灑釣五臣本投罔五臣本

垂餌出入挺初加切五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

厲響貫鰓焉丁尾掣昌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

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今人

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罟猶繫也書曰於是弛青鯤

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曰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

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結相
著也女廉切又曰繳大索也言魚結於網故曰結繳也向

曰網鉅鉤也繳網也華魴躍鱗素鱖揚鬣善曰
在鉤及著網者皆解取也

西京賦注曰鬣脊也齊曰魴鱖皆魚雍五臣本人縷
名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鬣言魚尚生者

切鑿金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私壘霏霏善曰周禮曰

玄曰獲食者割亨前之和稱也毛詩曰執其鑿金刀良曰獲食人
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鑿金刀上鈐刀若飛謂疾

也應刀刃而落於俎器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
中霍霍霏霏細淨兒

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曰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

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
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闕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
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翰曰紅鮮繪之色載成遲待也言繪初成質
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

小人之腹為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善曰言將還

茵車中尊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銑曰整衣冠將還也

五臣本如渴如飢心翹慙五臣以仰止不加敬

而自祗善曰豐高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

施敬而人敬良曰豐高水名如渴如飢者
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祗懼也

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

旦比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
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曰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廣雅曰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

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

或欲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鄩五臣本作惟鄩及豐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

其一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鄩又曰宅是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察

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豐鄩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

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永惟此邦云誰之識

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子父訓秦

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閒田沾五臣本作治姬化而生

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芳而愧而訟息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

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

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

讓其所爭以為閒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銑曰此邦之風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

錫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諂諛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以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閒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

有異耳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

遷下猶善本無鈞善本之埏失埴音植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

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

和土以為器也雖善本作五方雜會風流溷

混善本淆善本惰農好利不昏善本作勞密邇儉險險狁

西征賦

西征賦

西征賦

西征賦

西征賦

西征賦

西征賦

西征賦

允戎馬生郊

善曰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

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向曰五方

所湊邇亂之地農人怠惰不彊作勞邇亂昏疆而制者

也濟曰密邇近也獫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

必割實存操平刀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去操刀必割

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人

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邇洧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

之升降隨善本政隆替鐵杖信則莫不

作與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

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銑曰言為政猶人但仗信

義雖不盡其情自絕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善曰言己雖無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

字非也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

罪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

也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樂化

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六臣音註文選卷第十



